

牛头尾的今昔交响

□李天保

如果你到湄洲岛,上了妈祖山,不要急着下来,往东就是湄洲岛第一个自然村牛头尾了。

过去,牛头尾自然条件并不是很好,由于妈祖山阻挡的缘故,出入并不方便。当然,由于背山面海,自然风光还是不错的。离它不远就是莆田二十四景之一的“湄屿潮音”了。白天观潮,夜里听涛,自是妙趣横生。特别是夏夜,有月最好,拉一把椅子,闲坐庭前,听不远处传来的阵阵涛声,如风笛轻扬,如乡音对答,如渔歌清唱,是多么的悦耳悦心。可惜,旧时人常常为生计发愁,多无暇于留恋自然风光之美。

牛头尾村北对平海湾,东向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台海商道,地势突兀,处于双流交汇之地,特别是秋风一起,澳口波急浪大,并不利于出海打鱼,因而旧时牛头尾村民生活并不富足,一直人丁不旺。湄洲民谣(九十九乡歌)里就说:“宫下头乡始数起……牛头尾一乡不说起。”也就说牛头尾村本应该是头乡,却因人少地偏到几乎被忽略不计了。记得我爷爷也说过,旧时有句埋汰牛头尾的口头禅:牛头尾——算上看门的狗都没有几丁。这是旧时牛头尾的尴尬处境。

牛头尾以东有几座小屿,称为“虎屿”,是因形而名。如果你站在牛头尾看这几座小屿,是看不出它的外形似虎的。我之前的困惑,那几座小屿明明不似虎,却要叫作“虎屿”。直到几年前,我和儿子爬上烟墩山顶后,才明白,古人诚不我欺也!在烟墩山顶往北眺望,那几座小屿确实如几只蹲着的虎,并且是那样的惟妙惟肖。

关于“虎屿”还有两个传说值得一提。第一个传说:湄洲岛是块“流地”,由于孽龙入海,湄洲岛有被推着往台湾海峡流浪的趋势,是妈祖使用大法术,以“大小碇屿”定住湄洲岛,不让他随波逐流而去,并且还点化五虎用来守门,此“五虎”就是“虎屿”。这几座“虎屿”定住了湄洲岛,也让湄洲岛南向的莲池澳口水波温柔下来,却也导致了牛头尾澳口波急浪大,牛头尾澳口与“虎屿”之间被称为“虎门”,自来是湄洲岛水流最急之地。旧时渔民遇到台风,如果来不及过“虎门”,那就有船毁人亡的危险了。另一个“五虎戏三狮”的传说也颇为有趣。它说的是:“五虎”不仅仅只为了守门,主要是用来震慑南向的“三狮”。这“三狮”具体所指说法不一,大体是指烟墩山南边毗邻的“开狮口”山、北埭山、“大山鼻”山。据我爷爷说,如果从“大碇屿”海面往湄洲岛看,那三座山形似狮子,不过我未曾亲自证实过。“三狮”山一带,暗礁很多,怪石嶙岬,确实并非善地。妈祖大爱,为民众降妖除魔,用点化后的“五虎”来震慑妖魔众多的“三狮山”,也算是有据可循。

“虎屿”以东台海商道,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,这里商贸往返繁忙,却又海况复杂,于是常常发生海难事件,为此过往船只,大多在船上供奉妈祖。心中有信仰,做事就有力量。妈祖文化也随着商船,传播海外。

时光流转,万物更迭,世事变幻,旧时被忽略的牛头尾,如今却因妈祖文化的传播焕发新生。现在的牛头尾村及以东地域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早已褪去旧时的落魄景象。那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琉璃红瓦民宿,既古典大气,又充满活力。

现在你如果来湄洲岛,入住牛头尾民宿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两年前曾陪客人入住牛头尾民宿,民宿老板娘阿霞满面笑容,热情好客。和她闲聊,她咧着嘴笑说:“以前打鱼看天吃饭,现在开民宿,一年到头都有收入。”阿霞的笑语未落,窗外的潮音已漫进庭院。那天她家的琉璃红瓦顶在夕晖下熠熠生辉,如同她当时的美好心情。

牛头尾近旁“湄屿潮音”现在开发成公园,彩虹路更是网红打卡景点。每天俊男靓女来此打卡的,还真是络绎不绝。牛头尾以东“虎屿”一带,海边栈桥如一条蛟龙探入海中,日落时分,不时见到年轻人举着手机、相机追逐“虎屿”的美丽景观。“虎屿”周边其他的景点,也正被游客的脚步逐步惊醒,相信不久的将来又会是另外一种热闹景象。

写到这里,晨辉已经洒满我的书房,窗外鸟声啾啾,我推开窗——海面跃动的碎金,恍如阿霞家琉璃瓦上滑落的夕晖,晨光如洗过的一样,却与旧时牛头尾亮起的第一盏渔火叠成了重影。远处涛声隐隐,忽觉那不只是海,是妈祖山下澎湃的潮音;是虎门急促的桨声,是阿霞爽朗的笑语……

牛头尾的今昔变化,真如一支跌宕起伏的变奏曲,在今日晨光与昔日夕晖中,融入湄洲岛激昂磅礴的交响乐章之中。

秋天的第一杯咖啡

□杨健民

一到立秋,奶茶来了。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——这个梗源自2020年一位女生晒出了男友给她转的奶茶钱。之后,这一话题在抖音和微信朋友圈迅速蔓延,据说就是为了表达对情侣恩爱和生活仪式感的追求。其实深究起来,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这个梗的爆红,无非是有趣、轻松和无厘头,正好戳中人们的“玩梗心态”,借以消解生活的压力 and 无聊。

我女儿是“奶茶控”。几年前,有一次她在朋友圈发了条消息:“正上到今天第六节网课的时候听到门铃声,简直是天籁啊,续命奶茶来了,充电中……”电量已满,对着交上来的几百份作业继续战斗。”奶茶居然变成了她的“续命”尤物。

2023年秋天,瑞幸联合茅台推出一款“酱香拿铁”,首日销售量达542万杯,销售额超过1个亿。该话题迅速冲上热搜,那几天年轻人一见面,第一句话就是:今天你“瑞”了吗?

记得那天在厦门大学,有位艺术学女博士来公寓看我,特地拎来一个“酱香拿铁”的纸袋,我心里微微一振:这东西终于来了。校园里有瑞幸咖啡店,她居然真的带来了。我喝了一口,觉得并不怎么好喝,口感奇怪甚至像玫瑰腐乳汁又像宿醉后第二天早晨喝了咖啡的感觉——这没有标点的句子,我自己上气不接下气地读来,似乎也是处于“半梦半醒”之中。我只好调侃了一下自己:喝了这东西,我肯定不会变成“酱香老炮”?

“酱香”在当时的确成为一个热词,有人说:把茅台滴进咖啡,就成了酱香拿铁;把茅台滴进凤凰单丛,就成了酱香乌龙茶。更有甚者,还无端黑了几把——把茅台滴进C刊,就成了“酱香顶刊”;把茅台滴进眼药水,就成了“酱香滴眼液”;茅台与房地产商合作,建造出来的就是“茅房”;茅台与“开塞露”药企合作,生产出来的就是“茅塞顿开”。

我有三位年轻的朋友:姓赖的,姓毛的,和一位叫“X通”的,时常聚在一起喝茶,我干脆给他们起了个群名“赖茅通通”——我就等着他们能像“赖茅”那样出圈,因为那里面也有“酱香”。

又到立秋时节。本来,我想说一句:今年立秋不喝奶茶,要喝就喝“赖茅通通”。转念一想,这“赖茅通通”还真的喝不得。那是不是还要继续喝奶茶么?我似乎没有什么逆袭的思维,然而这一回想来想去,突然就意识到,我能不能去喝“秋天的第一杯咖啡”呢?

为什么就不能呢?相对于奶茶,咖啡似乎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调制。作为“灵魂交易”,奶茶的确可以迅速成为一种现代人的安慰剂。其实,我觉得如果是“秋天的第一杯咖啡”,同样会有属于它们最初和最后的故事。咖啡的香味对人们有一种非同寻常的、无可替代的诱惑。那种深褐色的颗粒在一壶沸水的烹煮或冲释中,它所散发出的香气随着它的上下腾挪,愈来愈浓。我写过一篇《阅读咖啡》,把咖啡当作“思想的一种颗粒”。我一直觉得,品味咖啡需要感觉和心境,需要有一种提纯生活本质的能力。尤其在这个立秋时节,饮一杯咖啡,同样让我有一种“灵魂交易”的感觉。

我读过科塞的《理念人》,这本书描绘了18世纪一群被咖啡点染的新人类——“理念人”。他们“几杯咖啡下肚,新鲜刺激、大胆妄为的言论便从嘴边蹦到桌上,又从桌上蹿到地上,随即便兴奋地跳起舞来”。18世纪法国的咖啡馆就被这群“理念人”称为思想表达的场所,卢梭、孟德斯鸠一直是咖啡馆的常客,伏尔泰在咖啡馆一次可以喝下40杯咖啡。蒙田的“我怀疑”、笛卡尔的“我知道”、帕斯卡尔的“我相信”等,就连那些年很火爆的阿尔特,都是在咖啡馆里“研磨”过他们的思想颗粒,“交易”了他们的“灵魂”。

无论是否在秋天,奶茶和咖啡背后都有其文化原因——那就是可以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,会产生类似齐美尔的感官爆炸和消费主义影响。所以,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或者是“秋天的第一杯咖啡”——这种欲望或许在于唤起人们的一种“灵魂交易”——因为我们的确需要一杯这样的奶茶或者咖啡。

想起“酱香拿铁”火爆的那一阵,人们就又唱起那首熟悉的老歌:“美酒加咖啡,我只要喝一杯……”广为传颂的经典,华丽地照进了现实。当时我想起了一个词:文化原力。与人性来自人类基因不同的是,文化来自“模因”,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群体模式的文化传承。人类天性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,其

最大的传播原力和流量密码就来自这种传承。

从另一方面说,这可能是基于人类对于逆袭的一种好奇。逆袭能出新,那些年,比亚迪出圈火了,淄博烧烤火了,贵州村超也火了。其实,都不要去问这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?没有意义才是最大的意义。玩的梗再多,不过就是个梗而已。电影《黑客帝国》中的慢速子弹特写,创造出一种其他电影没有过的风格和视觉呈现,这就是“奇观”,也就是“意义”。

有位年轻女大学教师,某个晚上在办公室备课。明晃晃的日光灯下,她居然戴着一顶草帽。问其何故?她说:日光灯也会有辐射。这个细节多少让人觉得意外,然而认真一想,我们的生活中,似乎都会有些看起来不合情理然而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女教师在日光灯下戴着草帽,自有她的理由,这种理由不需要去作出什么样的解释,如同一个人认真地将自己的故事回想了一遍,最终还是没有发现什么。其实这不属于什么仪式感,它可能是城市的另一种忧郁——一个年轻女性的生存哲学和策略。对于智慧和美貌的双重需求,颜值有时是一顶草帽的魅力就可以显现的。这里没有什么概念的颠簸,然而,如同忧郁也是城市年轻女性的颜值的象征——我觉得一顶草帽同样是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那样的设定。

从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到“秋天的第一杯咖啡”,我的思维和设定其实是一样的,都是向往那种“生存1分钟,快乐60秒”的生活。尼采不就是那样说过吗: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,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



回不去的故乡

□郑冬冬

有人说,“回不去的地方就叫作故乡”。故乡于我而言是回得去的,离城里不远,也就四五十分钟的车程,虽然时不时地回去,但物非人非,回不去的是当年的故乡。

我像往年一样送父母回老家度过暑期。站在顶楼阳台上看看周遭,当年的老房子所剩无几,被汹涌澎湃的新房子挤得没啥存在感。有时迎面走来的人们恍似年少时的伙伴,走近一看,是一张张陌生的脸。

下午与父亲下海游泳,泳者寥寥,那些往年和父亲一起下水的老伯老叔们不见了。海是有点浪的,靠近时越来越猛。父亲往年还会划拉游几下,今年似乎有点力不从心,只是在水边浪尾泡了几下海水,不一会儿就叫我一起上岸了。我草草地游了几趟就结束了,有些意犹未尽。看看父亲的状态,暮年之人变得老迈,这种变化似乎用眼睛都能看得见,就像看着秋叶慢慢变得枯黄一样明显。想想我也年已半百了,写下“半百”二字时,心战栗了一下,有些许难过,些许悲凉,方留恋处,流光把人抛。

沿着一道斜坡走上防洪堤,就是回家的路了。防洪堤后面的水泥路边上停了很多车,大都是外乡人来来看海玩水的。近岸的水边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,有大人被浪追着跑的,有搔首弄姿拍照的,有拍视频打卡的等等。不远处鸡甲屿的热度与往年相比似乎逊色不少,人群有些零落。人们对大海大概是怀着敬畏的,看着那些玩水的人,想靠近却又畏惧退缩不敢向前的样子就觉得好玩,到底是在海边生活过的人。当然,对大海心怀敬畏是应该的。当阳光明媚,和风吹浪的时候,大海柔情似水可以抚慰灵魂;当狂风怒号,浊浪滔天的时候,大海是极其暴虐的,多少人葬身鱼腹,尸骸无存。还好我在海边长大,对大海有少许的熟悉,敢于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投入大海的怀抱,感受大海的博大与无边的温柔,只是儿时的那一片满满的沙滩不见了。

天色渐晚,红日西沉,夏天的热度没有先前那么浓烈,于是穿上大裤衩和一件宽松的黑T去海边走走,海风徐徐,扑面而来,有点盛夏的温热,又有点海水的清凉,轻轻地拂在身上,有飘飘欲飞的感觉。站在防洪堤的豁口处看海,海浪离岸不远,忽而起伏,忽而炸裂,吞吞吐吐,周而复始,不眠不休,虽然涌得不高,但看起来还是杀气腾腾,颇有点“铁马从容杀敌回”的气势。随着夕阳渐落,海的颜色竟然有了秋天的空茫。远处的鸡甲屿在暮色中看起来并不伟岸,就像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,与其在大海之中展览千年,不如去世间闯荡一番,也许是个建功立业的英雄好汉。

拍了几张大海的照片,本想来一张以大海为背景的自拍照,

可是望着镜头中的自己,脸上沟壑纵横,就像被刀子左右上下轻轻地划过,表情也没有年轻时的柔和与友善,竟然有了一点凶悍,岁月的痕迹烟水迷离地写满了脸,让人不忍细看。如果要拍就拍背影吧,看起来比较抽象而又模棱两可,没什么细节,不太看得出年龄,在大海和夕阳的映照之下,有点悲壮与沧桑,年已半百,连自己都不是当年的那个自己了。

从海边的水泥路折而向村里,那一条与大海相接的小溪都砌上了石头和水泥,看上去规整了许多,曲折有致,但失去了往昔的蜿蜒自然,溪草随长,蜻蜓漫飞。那时候的小溪可以踩着石头淌过去,夏天脚底冰冰凉凉的,甚是清爽,如果雨水水位较高就往上游走几十米从小石桥上走过,是去外婆家的必经之路。

小溪旁边的不远处以前有一个大大的圆圆的池塘,四周用石头砌成,还有很缓的台阶直通塘底,供人洗衣挑水之用。那时候的我们,夏天在海里游玩之后,来这里继续游,洗去身上的咸味。有胆大的从池塘边台阶上一下猛子扎下去,在池塘中央突然冒出头来,利索地甩甩脑袋,发梢水珠飞溅,挑衅的眼神望向岸边的其他人,意思就是“你敢吗?”,可是这个圆圆的池塘也不见了。

去往外婆家的那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,一部分被挤挤挨挨的房子占了,一部分淹没在荒烟蔓草里再也找不着了。本来想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看看有没有认识我的人或我认识的人,但看着房前屋后还在劳作的人们,却发现彼此都不认得,于是只好打消了想进入人家家里的念头。突然,在田里干活的一位农妇叫了我的名字和我打招呼,我也回应了一下,看着很面熟,是谁也大概知道,就是名字死活想不起来了。

不知不觉间,走到了邻村我姑姑家附近。小时候觉得姑姑家虽然不远,但也不近,没有像今天这样三步两步就到了。人大了地方也小了,就像格局大了事也小了是一样的。月牙儿爬上人家的屋檐,小村也渐渐点亮了烟火。

入夜,吃完了饭,和父母亲在三楼阳台纳凉,晚来风急,海风像雪,有点烈,吹在身上居然有点寒意。一个下午的游游荡荡想去寻找往日的痕迹,沙滩不见了,去往外婆家的路也没有了,很多老房子也躲起来了,童年的伙伴也散落在天涯,岁月偷偷地换了好多东西,就好像小时候看的戏一样,舞台还是那个舞台,布景变了,也就换了人间。

在晚间微醺的风里,尝了一口时光,有点酸涩,那个让人心心念念却又回不去的地方,就叫作故乡。

天香入梦

□陈建平

闻得“天女花”香,那是什么感觉,怕是只有身临其境,方能约略知晓。

其实,“天女花”便是使君子花。盛夏花开时节,它初绽时嫩白,渐而粉红,继而浅紫,终至深红,各色花朵相互交织,错落有致,从我家“云村小筑”的棚架上—簇簇悬垂下来,宛如神话中“天女散花”景象,还散发着阵阵清幽的香气。试问,世间还有哪种花,在色、香、形、韵上,能有这样清新脱俗的情致?叫它“天女花”,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
算起来,我与“天女花”交好,竟已有一甲子的岁月。江南的旧时光里,我住在荔城一条名叫罗巷里的小巷,斜对门是清末秀才(后毕业于北大英文系)宋潮民的家,他家院子角落有一株使君子,也不知存世多少年了,那藤径比大人的胳膊还粗,斜着攀援上斑驳的院墙,伸出一大棚绿叶,遮蔽了半边巷子的日光。

每逢花季,使君子花便香了半条巷子。我们一群街坊顽童,总爱登罗汉去摘花。使君子花梗约十公分长,五星形花蕊有凹孔,把花梗与花心串起来,就成了女童戴在头上的花冠,男孩挂在脖颈的花环。小伙伴们成群结队,唱着童谣,吹吹打打,玩起公子娶小姐的小把戏。这都是跟莆仙戏学的,真是情窦未开,也不知什么是羞耻。

后来,又浪迹社会,我住地数度迁移,那棚使君子与那阵阵花香,便只能在梦里相会了。多年后,我回罗巷里探望,半边巷子已被拆迁,盖起了公寓楼,那写着“梅花学士赋,荔子状元编”门联的宋家旧宅,连同那棚使君子,都成了回忆中的乡愁。

记得在一篇散文里读到,秦淮河畔有条古巷,长着一株百年老木香,花开时香飘满巷,街坊们引以为荣,称其为“木香巷”。我也曾想,要不把罗巷里别名为“使君子巷”吧!无奈时空错位,缘分已断,只余一声叹息!

可那乡愁般的使君子花,曾是我懵懂童年的美学启蒙,又怎能轻易忘却呢?一次去榕城公干,我特意寻到花鸟市场,捧回一株瘦伶伶的使君子苗,移植在家院棚架下,精心呵护,让它慢慢攀援上去,伸展成半架绿云。好不容易,它着花了,清灵如天女散花。屈指算来,至今已有15年了。每年花期从初夏开到凉秋,足以安抚我童年的乡愁。

今年夏天酷热难当,连卖弄歌喉的蝉儿都哑了嗓子,唱得有力气无力,可到了夜里,“天女花”却香得格外浓郁。我开窗纳凉,棚上花香便趁着夜色溜进窗扉,沁入清梦,香得把人都唤醒了。那香味儿呢,不像夜来香那股浓烈刺鼻,剑拔弩张;不像梅花那股幽静含蓄,如同月下矜持的美人;也不像散沫花那般淡泊,随性挥洒着草野气息;更不像栀子花那般直白,全然不懂韵味的深藏。

以前我觉得,使君子花香有点像檀香般的曼陀罗花,散发着佛陀的神秘气息;又有点像空谷幽兰,在梦的那边含嗔一瞥,让你缥缈生情。后来又觉得,它的白花如少女丽颜初绽,夜香则似暮年智慧的沉淀,香气随时间推移愈发笃定;那娇羞花容与沉静香气,融合出遗世独立的别致气息。真正的“闻香识美人”,当在老去的岁月里;而花香抵达的地方,灵魂同样可以飞翔。

既称使君子花为“天女花”,那它播撒的自然就是“天香”了。这“天香”摄众香之魂,如人生理想的药引,是乡愁与幻想的交响。

这就勾起我多年花海的寻觅,半世光阴的故事。令人联想到夏夜邂逅的流星雨,敦煌反弹琵琶的飞天,丝路驼铃悠远的回声,江南烟雨迷人的温润,以及生命由绚烂归于沉静的哲学轮回。

李白在《庐山东林寺夜怀》中写道:“天香生虚空,天乐鸣不歇。”宋之问夜宿《灵隐寺》也吟咏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。唐代诗人夏夜里闻香而生的出世灵思,穿越千年,依然玄妙。

夜色深沉,月光迷离,恍惚间,我仿佛看到天女衣袂飘飘,素手轻扬。在花雨纷飞中,天香丝丝缕缕,钻进清梦,牵心又牵情,让人不知今夕何夕!

悠长的夏日

□林泽一

这些悠长而宁静的夏日黄昏
始于远山尽头一抹柔和的霞光
一整天日升又日落
如我记忆中此地往昔的盛夏
穿梭在岁岁年年的更迭里
离去,转变
久违的温暖终会降临
山间的树林郁郁葱葱
在从未改变的静谧时刻
在那段没有纷扰的时光里
仍有蝉鸣悠扬,蟋蟀低吟
每个午后
总有一只蜻蜓从岸边飞来
在荷塘上轻轻掠过
独自停歇
既不追逐午后的微风
也不急于飞向远方
透明的翅膀几乎静止
在那片被仲夏微风拂过
泛起层层涟漪的荷塘之上
它轻盈起舞
只为此刻安宁

